

【城记】

春到护城河畔

□董烁今

每当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吹着响亮的口哨,我就知道春天真的来了。

我喜欢追随春天的脚步,走在济南的护城河畔。金黄顶儿的游船,碧蓝的天空,变幻着形状的白云,都不再那么醒目了。河畔成排的柳树突然泛起的绿意,虽然没有游船那么鲜艳,虽然没有蓝天白云那么高远,却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人们的注意力。

这柳树的绿意,确实有点只可意会啊。这绿意仿佛是想像力给加上去的。而随着光影的转换,又淡了出去,仿佛绿色的水墨,在空中的宣纸上浸润开来,淡进淡出,飘忽不定。但随着阳光的东升西下,随着每个时辰的悄悄移步,那一排排悬于空中的绿意,就渐浓渐染了。

而那随风舞动的柳树枝条儿,像贵妇人脸前一忽忽乱发,缠绕着又散开去,在春风里摆动着,活灵活现的。远远望去,绵绵软软的,像水中的波纹,荡漾着,在微风中,在光影中,忽明忽暗,一天空薄纱的绿雾,一天空禅意的悸动。那枝条的摆动,似睡似醒的,伸着懒腰,打着无声的哈欠,像贵妇一样骄纵而又可爱,真有种意乱情迷的醉人魔力。

只不过一两天的光景,这绿意就铺排开来,不再令人有丝毫的讶异了。柳叶儿已经出来,但那叶芽儿如水中的鱼苗,蹿动着,回旋着,抖着机灵儿,满是生命的活力劲。但这叶片抖擞开来,却一点也不显得叽叽喳喳,只是透露着另一番的大气高贵与典雅。

而这时候,各种各样的花儿,也忽然开了,仿佛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彩蝶,只不过都展翅在树枝上。先是这儿一朵两朵,那儿一丛两丛,也就不经意间,花儿们争先恐后起来,红的,白的,粉的,拥挤在树枝上,排成队儿,在风中摇曳着,很是自得的样子。

护城河中遍是细细的泉眼,在春天里欢快地冒着泡儿,而那一串串的水泡,反射着斜阳的光,这光又一闪一闪地点射到鱼儿的身上。这些在冬天安静的鱼儿们,此时闹了起来,追逐着彼此,仿佛永远不知疲倦。出神地望着它们欢蹦乱跳的样子,我就不自觉地遐想,在这样春天的夜晚,它们是这样闹着呢,还是会安静地睡上一会儿呢?

在河畔,拍照的游人穿得花枝招展的。冬天是老人们的天下,他们唱歌,跳舞,打太极,他们提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水桶,接满清冽的泉水带回家。春天则是男孩女孩们的天下,他们聚集起来,淹没了老人的身影。男孩们时尚的歌声,女孩们清脆的笑声,在微风中飘来飘去,为这护城河畔的春色,配上了青春的乐章。

在这惬意又美妙的氛围里,我忽然莫名地感动又惆怅了,为这如画一般的瞬间而感动,为这如风一样易去的春光而惆怅。

【城市微旅】

先有普门寺,后有灵岩寺

□李金良

“先有普门寺,后有灵岩寺。”在来普门寺遗址的路上,同行的董哥这样给我讲解起普门寺的历史。董哥还说,从南面的三媳妇山连接普门寺所在的圆通山,再北连穆柯寨山,从远处看,就像是一尊卧佛,头南脚北仰卧于巨榻之上,十分逼真。“早于灵岩寺”,这是我这次随董哥来普门寺遗址参拜的主要原因。还有天地造化的睡佛,这更引起了我对普门寺遗址的好奇。

普门寺在仲官镇南部的北道沟村。我们在北道沟村口下了汽车,驻足遥看,西面的圆通山及所连接的左右两侧山峰,隐约能看出有睡佛的影像,但不是很明显。倒是看中间的圆通山崖壁危立,高耸入天。崖壁顶上的松柏则墨黛如云,犹如古人画中的山水,十分好看。

我们一行进入北道沟村,沿街往西走,两侧大都是新建的民居,几家门楼外还种有修竹。再走,渐渐地出现了一些老房子,褚石一层一层地平铺干垒。董哥说这叫干插缝,不用泥浆,是这山村盖房子的一大特色。这红色的石头就是木鱼石。我听后啧啧,虽是就地取材,但用木鱼石做材料盖房子,总觉得奢侈。

出了这条老街,平坡上一眼古井,井台光滑,两侧立有两块古碑,字迹模糊。但令我们眼前一亮的是,井沿上竟架着辘轳,支架是厚大的原石,辘轳轴的右侧挂着一个大磨盘压重,左侧是铁质的辘轳头,因长年使用的缘故,光滑锃亮,小伙子正摇动辘轳提水。这倒是景观,别说还在用辘轳提水,就是这辘轳也早已好多年无处可见了。我上前问小伙子这水



【印记】

又到清明祭扫时

□黄杏林

清明是个风清日月明的节气,也是传统的祭扫之日,还是踏青赏花之时。从小到老,清明虽年过,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年龄的增长,阅历的增加,经历的增多,对扫墓的理解和感受,却有一个不断感悟的过程。

很小的时候,只知道清明上坟,因为祖坟不在济南,我家无坟可上,也就从无祭扫的感情驱动。看到十亩园西边的几座高高的坟前,有人上供、烧纸、磕头,觉得新奇,见人们对着土堆,哭得十分悲痛,非但不理解,还觉得好笑,甚至跑过去看热闹。

解放以后,从小学到大学,几乎每年清明都去英雄山扫墓。我见证了烈士陵园的完善,见证了革命英雄纪念塔的落成,见证了济南战役纪念馆的开放,也逐年深化了给烈士扫墓意义的认知。那时每到清明节前,同学们都期盼着参加扫墓活动,头两三天就精心地做准备,人人动手,做白纸花,采柏树枝,扎大花圈,各班都在暗中比赛,看谁的花圈扎得大,扎得漂亮。到了扫墓的日子,各班打着队旗或团旗,抬着花圈,每人都拿着一些白花,排着整齐的队伍,无论多远,都是步行着前往英雄山。到了烈士墓前的小广

好喝吗?小伙子说这水好喝啊,不然我怎么会大老远从城里跑来拉水。我看不远处停着一辆轿车,十多个塑料桶已灌满了水。

“这水不光好喝,还祛病健身。”也在打水的村民这样说。这水好喝我们相信,说能祛病健身是不是有些玄虚了?见我们怀疑,村民又说:“这水是从圆通山渗下来的。这圆通山上植被茂盛,又都是木鱼石,长满了丹参、首乌、桔梗、穿山龙,这井上面还有千年古银杏,树根都扎进了泉脉里,长期在这些木鱼石银杏根中草药里浸泡,你说,这水能不保健吗?”他这么一说,我们倒有些释然,随即拿出矿泉水瓶子灌出来喝了几口,果然清甜,沁人心脾,感觉像是有点草药味。

再往上走,就是那两棵几搂粗的银杏树,树干粗壮挺拔,东南方一棵古柏,古朴苍劲。这里就是普门寺原址。据当地百姓讲,普门寺建于北魏时期,历经唐宋,毁于金代,明朝以后历代重修,“文革”时期被毁。至今还有古银杏树、古柏树、古官井、古石雕、古圣水泉,特别是有好多块古碑。顺老乡手指的方向,在遗址南侧我们看到了一块古碑,这是明代成化年间所立的《重修普门禅寺记》碑,镶嵌在残存的老墙里,我们用毛巾蘸水擦拭了一下,很多字迹清晰可辨。

此碑左侧不远有一方池,三米见方,池内西壁有一龙头,泉水淅淅沥沥顺龙口流出,积于池内半米多深,清澈见底。方池四周砌有石质栏板,栏板上雕刻有轩窗图案,四角栏杆上雕有莲花。栏杆顶端的石刻虽已损坏,但从残存的轮廓来看应当是石狮子。栏杆、栏板也有损毁剥蚀,但还是能看



▲圣水泉

◀佛光洞

出当年雕刻的精美。这是明代或更早以前的石刻。泉池上方有今人所立石碑一块,上书“圣水泉”三个楷书大字,三字右侧上方有行书小字“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”字样,左侧下方有行书小字“有明代碑文为证”字样。在来普门寺之前,我曾查阅过历史上济南七十二名泉资料,金代《名泉碑》中没有“圣水泉”一说,明代晏璧《济南七十二泉诗》和清代郝植恭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中也都没有“圣水泉”的记载。明崇祯《历城县志》、清乾隆《历城县志》,以及清道光《济南府志》却有这样的记载:“圣池泉,在普门寺山门外,清冽澄清,一方攸赖。”2004年济南官方评定的“济南新七十二名泉”中倒是有“圣水泉”一泉名,但这“圣水泉”是在红叶谷景区的兴教寺,可见,这碑记和刚才村民对我们的说法有误,“圣水泉”应为“圣池泉”。但如果确有这块记录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“圣水泉”的明代碑记在此遗存,那济南七十二名泉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。

再往西是圆通山崖壁上的摩崖石刻。仰头上望,崖壁半山腰一斜坡平面巨石,上写“心佛不二”四个数人高的红色大字。路很陡,新修的水泥路呈“之”字上行。爬到一小平台,都已气喘吁吁。休息片刻,再爬,更陡,新修的石阶直上直下,就像泰山上的十八盘。

到石阶顶,复出一平台,这里就是摩崖石刻“佛光洞”。“佛光洞”为古人在崖壁上凿石而开,内置三尊菩萨。现已连接洞口建起了新的庙宇,内里新建了许多彩塑佛像,居中者体态优雅,左右为金童玉女。他们身着色彩艳丽的袈裟佛衣,脚踩祥云,丝带飘扬。飞檐斗拱下立四根撰有楹联的朱漆立柱,外侧楹联是:生九有同登华藏玄门,八难三途共入毗卢性海。内侧楹联为:鹫峰云锁百八台阶托金莲,山寺靄浮三千觉树浸银汉。楹联书法遒劲有力,尤其是匾额上的“华严胜境”四个大字,让我们久久凝视。

“华严胜境”,这俨然是道出了古人的心声。我们回转身来,上看,壁立万仞,险峻挺拔;下看,沟壑深幽,松柏苍翠;远眺,群山连绵,逶迤苍莽。在此胜景读书、诵经、修炼,怎能不超然物外?

投稿邮箱:qlwbhbz@163.com

悟。现在,虽已近耄耋之年,可每次来到父母的墓前,我还是像个孩子一样,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,扑在墓碑上,喊着爸爸妈妈,想念和痛别的泪水总会像开了闸门一样,喷涌而出。即使父母听不见,也要对着墓碑,絮絮地诉说衷肠。

小时候无知,不懂得骨肉情深,不懂得生离死别,不懂得缅怀思念,还笑话人家上坟哭。现在懂了,有亲身体会,有切身感受了。懂得,扫墓就是思念的表达,思念的寄托,思念的慰藉。明明知道,父母看不到我的模样,听不到我声声的呼唤,闻不到我送去的花香,可扫墓还是必须的。这不是迷信,也不是走形式,而是报答父母的一种方式,对父母能尽的一份孝心。只要尽了这份心意,心里就踏实,就安心,就无愧。

先驱和烈士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、脊梁、功臣,给他们扫墓,意在表达国人对他们永远的敬仰,追思,铭记;父母是我们生命的给予者,家的缔造者,给父母扫墓,意在表达我们对父母的热爱、怀念、感恩。这,都是为了不忘根,不忘源,不忘本。这是自古以来保留的传统美德,也是应该传承下来的文化,要不,国家为什么要特意规定清明节放假呢?